



# 西方民主能拯救中东国家吗

很多人将中东出现多党制视为好兆头，认为其正经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过程。但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线性过程，这种政治转型对中东国家的利弊得失，远比想象的复杂

田文林

当前，中东政治转型如火如荼，政局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焦点。8月4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宣布，该国将实现多党制，打破40多年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与此同时，埃及在穆巴拉克倒台后，执政多年的“民族民主党”也被打入冷宫，国内一下冒出上百个形形色色的新政党。此外，突尼斯等国开放党禁，海湾君主国也推出种种政改措施。一时间一向被认为是“独裁政体生态保护区”的西亚北非，出现了向“民主政治”转向的新气象。很多人将中东出现多党制视为好兆头，认为其正经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过程。但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线性过程，这种政治转型对中东国家的利弊得失之影响，远比想象的复杂。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评价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是否能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换言之，实践是检验政治转型成败的唯一标准，而不能简单看是否实行了多党政治。



## 中东一旦实行多党制，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

从一般意义上说，实行民主政治需要满足若干前提条件。一是相对充裕的物质基础。竞选政治首先是要拼资源、拼财富，没有足够的财富和资源支撑，根本无法负担民主政治带来的“交易成本”。统计表明，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其民主进程仍不稳定。只有当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

二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只有当社会形成以中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才可能使政治竞争始终在不背离基本共识的范

围内进行。而在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情况下，民主政治要么演变成“富豪政治”，要么演变成“民粹政治”。

第三，实行民主政治还需要完成国族整合过程使多数民众的国族和公民意识，盖过对本部族、教派的认同，否则民主竞争必然会沿着种族、教派界限展开，出现“政治教派化”趋势。而在中东诸国中，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基本没有。

美国中东问题学者托马斯·奥尼尔曾说过，“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中东政治转型也要受内部社会政治环境的限制。无视这种地方性特色，一味将民主政治视为普世价值引入，往往淮橘成枳，给当地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难以言说的苦涩。

伊拉克就是典型案例。该国民众主要由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大部分构成。萨达姆时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独大，国家政局高度稳定，并成为举足轻重地区强国。而实行多党议会制后，教派矛盾抬头，中央政府重大问题议而不决，更遑论在地区发挥主导型作用。

叙利亚国内教派问题一点不比伊拉克简单。该国85%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其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11%信奉基督教，少数人信犹太教。该国过去政局动荡，频繁发生政变。直到1971年老阿萨德上台后，依托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专政，才使叙利亚政局得以长期稳定。不难想象，叙利亚一旦实行多党制，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叙利亚很可能由中东政局最稳定国家，演变为中东动荡的新源头。

## 伊拉克的例证值得当前忙于政治转型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深思

事实上，对包括中东在内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由于几乎同时面临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很多难题，因此解决问题必须有主次先后。在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情况下，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的做法，很容易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相比之下，由于民主发展往往与个人自由连在一起，因而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之后，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许多第三世界盛行威权政治。

而建立有组织纪律性的强大政党，正是当权者实行有效统治，建立强大政府的组织前提。例如，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或曾统治过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复兴党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事实证明，像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有强大政党根基的国家，在中东诸国中综合实力往往较强，并具备纵横捭阖、角逐地区霸主的能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些特征，正是西方霸权国真正感到害怕的。有学者指出，伊拉克之所以让美国感到极大威

胁，并非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独裁专制、个人崇拜，镇压反对派之类，而是该政权与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与埃及政权不同。伊拉克政权的这一特征，使得一心想在中东称王称霸的美国，将伊拉克作为重点打压对象，目的就是要消除伊拉克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即打断伊拉克谋求复兴的脊梁骨。从国内形势看，伊拉克目前沧海横流，亟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恢复秩序，但多党政治却使中央政府在重大问题上议而不决，至今不能保护自身安全，而不得不同意美军延长驻留时间。这样的民主转型无疑是“最坏的民主”。美国等于给伊拉克“剔了骨”，使伊拉克由中东强国成为半瘫痪国家。殷鉴不远，伊拉克的例证值得当前忙于政治转型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深思。

## 政体改革属于次要问题

从深层看，衡量政治制度优劣，关键不在政体，而是该政权依靠哪个阶级、主要为哪个阶级服务。正像一把刀是否锋利不是问题，问题关键是刀握在谁手里一样。中东现行模式弊端丛生，实际是掌权者阶级属性出了大问题，因此政治变革关键，应是进行阶级革命。相比之下，政体改革属于次要问题。“强人政治”之所以在阿拉伯世界盛行，当权者也青睐中央集权制，部分原因就是这种政体可以有效发挥功能，解决中东面临的种种棘手问题。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由集权走向分权(也就是将刀子变钝)，国家面临的沉疴将不治而愈，这种做法不过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它只会使这些国家由一个误区，走向另一个误区。

《人民观察》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

## 专家声音

### 分梯次逐渐走向民主

我们应主要从中东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考察中东政治制度演变和民主发展的动力问题。总的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东伊斯兰国家将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分梯次逐渐走向民主。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毕健康

### 大变革将成为中东的主旋律

当前这场中东波仍在持续蔓延、发酵过程中，并将持续相对长一段时间。相当长时间内，大动荡与大变革将成为中东的主旋律。根据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测，可将中东这场剧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称之为革命阶段，以推翻现政权为特征，时间可能持续1—2年。第二阶段，即变革的阶段，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特征，可能至少需要3—5年时间，甚至数十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唐志超

### 很多是走回头路

革命的理想是实现民主，但是在中东情况很复杂。其后果，第一是加剧民族矛盾，比如叙利亚；第二是教派冲突；第三是由可能性事件引发下一场军事政变；第四种结果是军事政变后又出现强人政治。中东这个地方民主革命最后很多是走回头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锁劳